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74
27 April 1981

CHINESE

第二二七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4月27日星期一上午11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多尔先生	(爱尔兰)
<u>成员国</u> ：	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日本	西堀正弘先生
	墨西哥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
	尼日尔	奥马卢先生
	巴拿马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突尼斯	斯利姆先生
	乌干达	奥顿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利钦斯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文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签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81-61069/A

上午 11 时 40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1 年 4 月 10 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4434)

主席：按照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巴西、布隆迪、加拿大、古巴、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卡、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本叶海亚先生（阿尔及利亚）、若热先生（安哥拉）、凯泽先生（孟加拉国）、洪加武先生（贝宁）、科利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西姆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杜普伊先生（加拿大）、马尔米亚卡先生（古巴）、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格德利·吉奥吉斯先生（埃塞俄比亚）、耶洛内克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拉奥先生（印度）、库苏马阿马查先生（印度尼西亚）、希勒先生（牙买加）、卡西纳先生（肯尼亚）、布尔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蒙特罗先生（莫桑比克）、巴巴先生（尼日利亚）、夏希先生（巴基斯坦）、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康特先生（塞拉利昂）、富利埃先生（南非）、巴拉苏布拉马尼亚姆先生（斯里兰卡）、阿卡波·阿伊昂约先生（多哥）、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弗尔霍韦兹先生（南斯拉夫）、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戈马先生（赞比亚）和曼格温德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圭亚那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

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圭亚那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辛克莱先生（圭亚那）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按照第2267次会议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又按照第2267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彼得·穆埃什哈恩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穆埃什哈恩格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想促请安理会各成员注意下列文件：S/14458号，其中载有1981年4月23日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S/14464号，其中载有1981年4月24日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第一位发言者是加拿大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杜普伊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全理事会允许加拿大参加这次辩论。这次辩论的结果可能对许多人的生命和未来关系重大。

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要对你主持安理会讨论所表现的政治家风度，以及好多次由于这种风度而表现出极好的幽默作风表示赞赏。我们两国的关系一直是热

(加拿大)

烈友好的，这多少是因为我们两国人民中很多的人有密切的亲属关系。

我国是1978年纳米比亚问题解决方案的发起国和起草国之一，而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安全理事会还得审议这一问题，对此我们深感遗憾。纳米比亚早就应该独立了，并且应该已经加入联合国。

自从开始努力达成一个国际上接受的解决办法以来，加拿大始终同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国密切配合工作。西方五国——人们这样称我们——的努力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和秘书处的支持，也得到非洲集团，特别是前线国家和尼日利亚的密切合作。

加拿大对日内瓦会谈的失败感到遗憾，同时对南非的顽固态度深为关切。南非的这种态度阻止了联合国解决方案的执行，加剧了整个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如果没有一个国际上接受的纳米比亚问题解决办法，情况只会恶化，必然导致武装冲突加剧，地区的不稳定日益严重。南非的立场在法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也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

但谈到是否适当的问题时，我国代表团感到不得不对下列问题表示关切，即安理会在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第一天就决定不让问题的所有有关各方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在安理会发言。加拿大坚决认为，普遍性原则是安理会公平审议和解决争端的基本原则。

加拿大继续全力支持按照第435(1978)号决议原则寻求谈判的解决办法。但是显然只有过渡的进程是公平的、且结果为全体纳米比亚人满意并得到他们的尊重，问题的解决才能取得进展。因此，加拿大同它西方五国同事一起，将审查加强现有计划的可能性，以便使各方对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前途有更大的信心。

西方五国正继续进行积极的磋商，以确定寻求谈判解决的最好办法。由于情况错综复杂需要参加各方作出经过周密考虑的判断。今后努力的每一步骤都可能对南部非洲未来若干时候的事态发展有所影响。

(加拿大)

加拿大认为，必须敞开寻求一个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的道路。正是因为想到这一点，我们对于要求安理会采取制裁措施一节至深关切地仔细考虑。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会终止联合国的努力，并使纳米比亚独立的进展无限期地拖延。

加拿大和西方五国的同事和整个国际社会完全一样，对联合国的努力未能顺利地完成感到沮丧。这个早日取得进展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的时刻，必需加紧谈判的进程，并在到目前为止已为此问题作出的大量工作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必须继续支持谈判解决的做法，避免在这个途径上放置不必要的障碍。我国政府促请安全理事会重申这项支持，同时我国政府重申它本国对纳米比亚人民达成自决最终目标的保证。

主席：我要热烈地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国和我本人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凯泽先生（孟加拉国）：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 and 安理会的其他成员，让有机会就我国人民和政府深切注意的问题向这个庄严的安理会发言。

主席先生，你兼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职位，我能向你表示祝贺，感到十分高兴。你代表着爱尔兰人民的精神、他们的勇敢、他们的同情心以及他们对和平与正义坚定不移的支持。我们对你十分敬仰。我国人民对爱尔兰人民有着深厚的敬意和友情。

同时，我要祝贺前任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彼德·弗洛林大使，他上个月领导安理会工作的风度令人敬佩。

今天，我在这里发言时，对这次审议的场面感到十分激动。代表各大洲许多国家人民的外长都来参加。他们应不结盟运动的要求，在百忙中抽出功夫亲自前来参加会议，以这种方式表明他们对一小撮种族至上狂的人继续蔑视国际舆论感到愤慨，忍无可忍了。全世界都看到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政权继续无视和违抗联合国旨在使纳米比亚从殖民统治和平过渡到自由的无数决定。南非选择了残酷镇压

(孟加拉国)

纳米比亚人民的途径，使他们受到一切形式的屈辱；南非继续无情地开发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即使是幻想也不属于南非；更有甚者，南非还肆无忌惮地利用纳米比亚这块神圣领土作为跳板，进行恐怖主义行为，造成死伤和破坏以及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不稳定的局势。

正如在这次辩论过程中所详细阐述的那样，南非已彻底违反了国际联盟盟约第二十二项规定的委任统治条件。南非在纳米比亚的记录是人类历史最惨淡的一章。

问题的实质很简单：一块领土被蛮横的军事部队占领，一个民族被剥夺了自决和国家独立的权利。

1966年大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第二年设立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后来改名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负责管理该领土直到独立为止。应安全理事会的请求，国际法院在1971年的咨询意见中宣布南非在纳米比亚继续留驻是非法的。大会的决定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清楚地强调了该领土的法律地位。

但是，尽管全世界同声谴责和驳斥，南非仍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实际上甚至比以前更牢固地盘踞。纳米比亚的人力和物力都遭受了最残酷的剥削，在该领土所推行基于种族的歧视是骇人听闻的。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反对种族隔离，参加争取独立的斗争，而遭到杀害、监禁或放逐。

这个庄严的机关多年来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一再试行了实用的和平解决办法。在过去三年的讨论过程中，南非总是一再故意阻挠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南非对联合国秘书长作出的种种努力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一个要求满足了又立即提出另一个新要求，而且每次都加些毫不相干的成分。日内瓦执行前会谈的召开重新引起了纳米比亚通过和平方式达成非殖民化的一线希望。然而结果并不是如此。种族主义政权再次选择了毫不妥协的道路，失去了纳米比亚和平过渡到自由和国家独立的大好机会。

我们祝贺并钦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一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它在同国际社会的合作上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远见,它愿意签订停火协议,也愿意就部署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目标日期签订协议。但是,令人遗憾而又意料之中的是,南非再次选择了顽固和推诿的道路,阻挠了国际社会为使纳米比有秩序地和平过渡到自由和国家独立而作出的努力。

我们祝贺各前线国家,他们在处理南非制造的困难局势时,表现出容忍、谅解和灵活性,同时还作出了重大牺牲。我们为赞比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安哥拉、莱索托、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等国领导人所表现的政治家风度感到自豪,而且钦佩。他们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一定站在他们一边,直到他们渡过难关为止。

我还要对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的杰出工作深表我国的赞许,对他的勇敢和有耐心的努力他的有才干的顾问的努力,劝促南非讲道理,因而促成纳米比亚人民和平地实现独立表示赞赏。在此我要向秘书长重申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将继续一贯地支持他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的一切努力。

孟加拉国的宪法规定有义务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进行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孟加拉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就是以此为根据。我们坚定不移地遵守或有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大会第1514(XXV)号决议,其中关键性的一段指出“立即采取步骤,将权力移交给”该领土的人民,使他们能“享受完全的独立和自由”。我们反复重申各国人民有不容剥夺的自决、自由和国家独立的权利就足以证明我国的立场。就纳米比亚来说仍待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迅速达到这个目标。在同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的团结日上,孟加拉国总统齐亚·拉赫曼宣称:

“孟加拉国认为,唯有执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和阿尔及尔行动纲领,才能公正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认为,唯有通过联合国监察和监督下、并由西南非民组一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一积极充分参加的选举,纳米比亚人民才能行使自决的权利”。

(孟加拉国)

安全理事会第 385(1976) 号和第 435(1978) 号决议为纳米比亚人民通过民主、和平的过程取得独立制定了唯一实际可行的构架。西方联系小组成员国对这一计划的迅速执行过去和现在都有特别责任。安全理事会所有有关的决议，都是在联系小组成员国完全知道和谅解下通过的。西方联系小组成员国的责任不仅来自他们根据第 435(1978) 号决议所承担的义务，而且为了联系小组成员国自己也为了寻求和平解决问题所做的多年的努力能顺利地获得成果，联系小组成员国必须负起责任。我国代表团坚信，决不能让南非的顽固和拖延策略胜过联系小组成员国的承诺。它们应该让南非牢记，他们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支持也不默许南非的各项活动。

我们不能接受在联合国组织以外寻找解决办法的任何企图。南非当局将所谓的内部解决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的一切企图，我们深感遗憾。令人遗憾和悲痛的是看到南非白人少数政权还没有从一个邻国不久前所发生的事件取得教训。若干方面支撑一个不得人心、没有代表性的傀儡的企图，是不能堵住群众反对这些企图的浪潮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最近的历史。一个自由的民族，获得在主权平等和成人普选的基础上决定自己前途的机会，不仅选出了一个反映该国人民希望和意愿的责任政府，而且还给整个地区带来了稳定的要素，这所以能够办到，只是因为民主的进程得到自然的发展。这个国家就是津巴布韦——一个民族在国际社会帮助下自己站起来，不仅对维持其本国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维持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尽管南非政权要尽花招，再三推诿，但我们决不能让时代的巨轮倒转。难道国际社会忘记了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种种决议？难道我们能忽视世界各国人民表现出的非凡决心？最近我们看到不结盟运动国家在阿尔及尔不结盟协调局特别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决定。我们是否记得第 439(1978) 号决议，其中执行部分第 6 段清楚地警告南非，如果它不同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合作，执行第 385(1976) 号、第 431(1978) 号和第 435(1978) 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将不得不：

“立即开会，按照《联合国宪章》、包括其中第七章的规定，着手采取适当行动，以确保南非遵守上述各项决议”。（第439(1978)号决议，第6段）

人们的愤怒已形成火山爆发之势，不仅在非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日益感到灰心失望。现在已是采取行动的时刻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刻不容缓。继续拖延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只会给纳米比亚人民带来更多的灾难与痛苦。我们现在必须认真考虑采取其它方法的问题，包括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以迫使南非注意国际舆论。

主席：我谨对孟加拉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话深表谢意。

穆尼奥斯·莱多先生（墨西哥）：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差不多什么话都说过，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要不是现在普遍存在着深感失望的情绪，我们大可赞扬各会员国的雄辩才能、想象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的。大家深信，我们已超越了可忍耐的限度，联合国必须毫不迟延地采取步骤以维护其尊严和前途。

有许多国家外交部长光临的这次辩论被称作是历史性的——它确实是历史性的。爱尔兰的诺埃尔·多尔大使阁下指导了这次辩论，他在这项工作中始终态度友好，头脑敏捷，并且能够理解各国人民争取政治独立和自己文化的斗争。

他是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彼得·弗洛林大使之后接任主席工作的。弗洛林大使稳健地领导了我们的工作，他对非殖民化事业的一贯贡献，得到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的高度赞扬。

安理会的这几次会议标志着一个使大家费尽口舌，也向世界公众舆论表明了联合国软弱无能的长期过程的结束。但是这一过程也创造了一个普遍的象征——纳米比亚；在这个象征面前，各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忠于联合国原则的义务也就非常明确了。

三十年前，地图上看到的纳米比亚是殖民统治下的许多国家和民族中的一个。在国际社会所要解开的非殖民化之谜中，纳米比亚是其中之一。

(墨西哥)

从那时起，在无数独立战争和解放斗争的范围内，现代世界最深刻的政治改革发生了：差不多90个国家赢得了主权，而且这些国家今天构成了国际上的多数。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纳米比亚问题，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令人遗憾的历史残余。我们通常所称的殖民主义是一种藐视人和人的基本权利的种族主义态度，而纳米比亚问题则在时间上持续了并在空间上集中了由此产出的一切弊端和不公正的现象。

在辩论中，许许多多无可争辩的论据驳斥了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支持此种非法占领的那个国家的逻辑。这是一个篡夺主权的问题，其目的是要通过对于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有系统的镇压并对其邻国进行侵略和恫吓以便对一个广大地区及其自然资源进行经济和战略霸占。

纳米比亚问题清楚说明了对许多国家独立所设置的障碍以及对它们的掠夺。它说明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无论来自哪个地区，也无论其政府制度如何，都在这个讲坛上表达了坚定的声援。

但是，除了纳米比亚的悲剧和由此产生的声援之外，我们现在审议的问题还关系到怎样看待联合国应付局势的能力和各会员国对它应有的尊重。南非的政策不仅违反了我们坚决拥护的基本原则，而且多年来藐视了国际法义务。

我们不想再去分析这个问题了。因为主管机构例如：国际法院、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作出了许多决定。现在不是讨论问题实质的时候；纳米比亚问题早已有了裁决。现在所需要的是遵守已经通过的决议，既不要推托逃避，也不要暗中勾结。

这些天来，各种意识形态的前景和政治立场都再次明朗化了，对此我们都很清楚，无需赘述。重要的是我们想要知道安理会的成员是否决心顺应国际社会的意愿来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立即、完全和充分行使其民族权利。

这场辩论至少揭露了这样一个场合：所有发言者都重申致力于尽快达成纳米比亚的独立并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引起意见分歧

(墨西哥)

的是采取何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可能我们各自的目标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说各国人民自决原则的精确意义究竟是什么。

按照《宪章》和有关决议的规定，一个人民在获得独立之后就拥有无限制的权利来选择最为符合其利益的政府形式，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并且自由处置自己的自然资源。我们不能接受对任何国家主权的任何限制，不能接受纳米比亚有条件的独立。

因此，选择何种方法也是一个实质性问题。伦敦公报所云我们应该采取“……旨在使所有各方都对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前途具有更大信心的措施”（S/14457，第2页）的这种办法究竟意味着什么？

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只提到这场冲突的两个当事方面，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我们其他人则根据国际社会的授权而采取行动，但是在法律意义上我们不是有天的当事方面。抱有任何不同意见的想法都等于接受霸权主义的合理性或赞同切身利益论，这种理论违背不干涉的原则，我们坚决反对。

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要给另一个当事方面，也就是那个国际社会已经加以谴责的侵略成性的国家——南非以保证呢？是不是要保证纳米比亚的政府和人民今后俯首帖耳，或者促进该地区的某种稳定，以便使力量对比永久有利于侵略者呢？

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最近程序问题辩论的真正含义；有人在辩论中企图把一个受人操纵的派系捧出来作为冲突的当事一方，这样就完全混淆了奴性和自由的界限。

我们丝毫无意取消言论自由。如果我们想要鼓励言论自由的话，我们可以从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安理会成员国，邀请一些真正举足轻重的政界代表和思想领袖来采访。我们的表决是为了避免在这个大厅里登出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形象。

邻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绝对不能通过经

(墨西哥)

济控制和政治保护来强加这种关系。如果大家似乎都想要寻求的平衡加强了世界良知所一再谴责的种族主义政权，那么这种情况就更是如此。

根据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我们所寻求的是一种相反的平衡：我们要的是一个战斗的纳米比亚，能对自己的种族和民族负责并为之自豪，又得到非洲声援的坚强支持，这是一个必定会成为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堡垒的纳米比亚；我们还要促进我们全力以赴但有时好象已被遗忘的另一项工作的完成：消除种族隔离。

各国国内的社会危机几乎总是矫正过程和国家变革的代价和起沉。我们这些曾经是现时代历次伟大革命拥护者的国家有什么权力可以要求一个新兴国家为了虚微的稳定而断送它的前途并延续其新殖民地状况呢。

安理会要想实施第 435(1978)号决议，面前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对南非作出更大的让步，要么有效地对它施加压力。

在原则范围内，这种选择是没有辩论余地的：对那些违反联合国决议并危害其原则的人，联合国是不能退让一步的。日内瓦会议明确定了一个界限，超越这个界限，任何对侵略国提出的新条件或让步都是无效的，是对国际社会的讽刺。

最适当的办法是反其道而行之。过过强有力的决定来表明：前线国家的耐心并不意味着软弱，委托给西方国家的任务并不意味着同盟关系。

如果我们一天不阻止比勒陀利亚政权，那么这个政权的力量就一天比一天强大。根据无可争辩的证言，南非利用它所得到的公开和隐蔽的支援，已在制造武器方面达到相当程度的自给自足，并且仍然继续输入更为尖端的军事物资。

有人再三劝导我们采取现实态度。我们猜想这大概不是要求安理会对特定的强权政策低头，或者承认安理会面对南非挑衅无能为力的事实吧。我们的理解是：现实态度就是本着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去冷静地分析问题，认真负责地寻求解决办法。

自不待言，南非不仅是过去时代的一个部分，而且是现在时代的一个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网的轴心，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和数据我们随时都可以得到的。但是，同样地，那些支持南非的势力和那些依赖南非为生的势力，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际威望以及它们同其他非洲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关系在这场冲突中受到损害。

因此，必须杜绝那种妨碍联合国工作的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语言。我们必须明确告诫比勒陀利亚政权，如果它认为津巴布韦的独立只是我们要求它作出的一种战术撤退，而作为这种战术撤退的交换条件，我们必须容忍推迟纳米比亚的解放，或者在纳米比亚的独立不构成对南非利益的任何威胁的时候才允许它独立，那么它算是想错了。

我们也必须表明我们决心继续对种族隔离进行斗争、促进非洲各国人民的健全和平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并保护它们不受侵略之害。

现在应该是消除误解和恢复国际信心的时候了，国际信心的对象不是纳米比亚的前途——这是纳米比亚人民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而是我们这些反映国际政治意志的人们的公正和良好愿望。

现在还应该警惕可能使这一问题成为将来战略指标的某种倾向。我们必须防止争取非殖民化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不致于受到国际社会上僵化的两极理论的影响。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被看作是虚无的空间，不能让我们的人民被看作是集团政策的棋子。

我国代表团已经驳斥了旨在把世界再次划分为势力范围的理论。我国政府认为，让许多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被迫处于战略前线国家的可悲地位，或者把它们变成争霸的战场，都是与主权的特性相违背的。

多年来，墨西哥清楚地表明了它对纳米比亚的坚定立场。我们的态度建立在久经考验的民族传统之上。从我们的观点出发，墨西哥也是一个前线国家：我们位于

(墨西哥)

两种文明制度和两个发展水平之间。我们曾经饱尝领土被占领和殖民主义之苦。我们的革命是在今天促使许多国家人民充分行使其主权的解放斗争之前并伴同着它发生的。

鉴于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的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能说明有必要执行《宪章》第七章的有关规定；假如《宪章》不存在的话，那么现在必须根据南非的行径来制订。

主席：衷心感谢墨西哥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人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耶洛内克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给我参加这次辩论的机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辩论到了一个关键阶段。来自全世界的20多位部长参加这次辩论，进一步说明了这一问题对非洲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主席先生，看到你——一位和我国有着非常友好亲密关系的国家的杰出代表主持会议，我们感到特别高兴。我们深信，以你的才能和想象力来领导我们，安理会的会议最后必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主席先生，让我也向前任主席彼得·弗洛林大使表示热烈赞扬，他上个月出色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1977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国时，就已经决心要同加拿大、法国、联合王国和美国一起为确保纳米比亚以民主的方式取得独立作出积极而建设性的努力。有关各方达成协议为解决计划成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第435(1978)号决议的目的完全符合我们非洲政策的首要目标：非洲国家取得独立；消除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的种族歧视；免遭外国的干涉。因此，我们回到安理会会议厅的议席前来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宣布，我们将继续遵守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并继续努力确保这项决议的实施。

由于南非的僵硬态度，关于纳米比亚的几内亚会议未能实现其目标，对此我们已明确表示了遗憾。但是我们仍然坚信，再也没有比通过谈判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更为稳健的办法了。我们再次呼吁南非和西南非民组再不要通过侵略行为和违犯边境的事件来加剧紧张局势了。

上星期在伦敦举行的西方五国会议导致各与会国之间达成一项协议：认为解决纳米比亚所作的努力，必须继续建立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坚实基础之上。五个国家即将准备采取朝向在纳米比亚独立的道路上取得进展的进一步步骤。五国的外交部长再过几天就要在罗马会晤，讨论即将采取的行动。所有参加目前辩论的人应该认识到此时五国努力的重要性，并且应该帮助联合国的这个崇高机构采取有助于重新谈判的立场。

进一步朝向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努力能否成功，取决于一切有关各方之间能否建立互相信任的气氛。日内瓦会议已经提供了一个减少偏见和猜忌的机会。现在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步骤以建立一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没有这些，纳米比亚就不能在稳定的条件下独立。

我们认为，在现阶段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进行制裁，将会使对抗升级，导致谈判气氛的恶化，更不能使我们进一步接近我们共同寻求的目标。事实上，在进行制裁时，身受其害的将是南非的邻国。南部非洲势将变成一个不稳定的地区，并进而引起难以估量的国际冲突。

尼雷尔总统曾经说过，人在没有享受到自由，没有得到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尊严之前，是不肯甘心罢休的，这是人的天性。尼雷尔总统又说，如果人被剥夺了这些权利，他迟早会要站起来，为了争取他在社会里的个人自由，或者为了他的社会摆脱外国统治而战斗。

纳米比亚人民长期被剥夺了自由。时间在消逝。但并非所有的桥梁都被拆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纳米比亚的朋友，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纳米比亚解决其问题。特别在纳米比亚取得政治独立之后想要寻找朋友帮助它建设国家的时候，我们更是会这样去做的。

主席：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本人和我的国家所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约翰斯特恩·马卡提尼先生，安理事第2272次会议依照暂定议事规则第39条的规定，邀请他出席安理会会议。我现在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马卡提尼先生：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安理会其它成员给我这个机会，表达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对安理会面前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的看法。

首先我要和在此之前发言的几位部长和代表一起，对你荣任安理会4月份主席这一崇高职责，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你主持这次重要的辩论得心应手，因而我们相信，在你的指导下，如果再加上其它各位成员的合作，安理会确有把握实现纳米比亚和南非斗争中的被压迫人民所急切期待的神圣目标。我还要赶忙补充一句，爱尔兰人民历来支持国际上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这一众所周知的立场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希望。

我还要对你尊敬的前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彼得·弗洛林大使，如此干练地主持安理会上月的工作表示祝贺。

非洲和全世界热爱自由、正义与和平的人民极端重视这次辩论。这么多国家的外交部长和主要内阁成员参加这次会议，真是盛况空前，这就充分表明人们对此次会议的重视。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及欧洲部分国家的发言人受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之委托，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一致目的阐明了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人类对于纳米比亚这一非殖民化问题的立场。他们这一立场在新德里首先得到通过，后来又在亚的斯亚贝巴、卢旺达和阿尔及尔陆续得到充实，明确表达了所谓第三世界对继续长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这一问题的严重关切和义愤。这一恶劣局势本身就已经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现在更加恶化，因为种族隔离政权每天都在犯下罪行，不仅对纳米比亚人民，而且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赞比亚共和国以及其它前线国家肆逞凶残。

(马卡提尼先生)

我们关心并参加这次辩论，不仅是由于我们相信，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是一个无可分割的整体，而且也是为了表明我国人民深自钦佩并声援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今天，在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这种声援正在把共同的斗争矛头指向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且在过去的两年中，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把这些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而且我们还要借此机会让全世界知道，就我们来说，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争取强化目前正在南非开展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快些用必然到来的事实让明马兰将军在失魂落魄时所说的一句话：“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同时抗击外攘和内乱。”

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各国兄弟人民接连取得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均势，使其有利于我们。在此之后，纳米比亚人民英勇斗争所造成的影响更加坚定了我国人民的信心，使他们决定在争取我们非洲大陆彻底解放的斗争中发挥和完成期待已久的作用。

我们认为，任何旨在使得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政权苟延残喘的拖延和堵塞手法都是针对我们的斗争，都是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支持这个千夫所指的政权的霸权主义魔爪向外扩张。这种举动不仅与我国人民，而且与整个非洲大陆以及进步人类的愿望都是全然相敌对的。

前几天多数发言的人，包括乌干达外交部长奥温尼先生都讲到，纳米比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背信弃义的历史。在殖民主义漫长岁月里，四种势力勾结起来使得纳米比亚无法象多哥、喀麦隆的一部分和过去的坦喀尼卡这些其它德国的昔日领土那样，获得独立。这四种势力是：在纳米比亚经营的庞大的跨国公司，在纳米比亚有权有势，花天酒地的白人少数种族主义分子，占领纳米比亚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军队，以及执意永远维持纳米比亚现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某些国家。

我们不想详细地回顾历史，因为几位尊贵的部长和代表已经口如悬河地讲得一清二楚。我们只想着重指出，纳米比亚问题完全是南非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野心所

(马卡提尼先生)

致。而这种野心又得到安理会某些常任理事会的怂恿。这些常任理事国一直阻挠执行包括第301(1971)号决议在内的安理会有关决议。第301(1971)号决议坚持国际法院的以下裁决：终止南非的托管任务，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以及南非必须立即从纳米比亚撤出。为了防止威胁和平，制止侵略，为了防止破坏和平，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现在正是不仅为了有利于恢复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大受损害的声誉，而且也是为了挽救一旦爆发就可能对人类生存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这一触即发的局势，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防止对和平的威胁，制止侵略和对和平的破坏。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绝大多数国家的意见，要求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包括实行石油禁运。

南非政权自始就认为联合国无权做为国际联盟的合法继承人来处理纳米比亚问题。而它要求将纳米比亚并为第五个省的企图又未能得逞。在这次日内瓦执行前会议上它又表现出冥顽不化的态度。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南非政权根本就不想依照安理会的以往决定，通过协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必须根据这样一种背景来考虑要求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在安理会上发言的申请，以及比勒陀利亚政权代表的声明。

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不断地变化手法表明它不能完全置世界舆论于不顾。有把握得到强大盟国的充分支持时，它就公开地表现出蛮横无礼。当认为国际压力势不可挡时，南非及其那些盟国就改而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法。目前这种新殖民主义的策略的用意是要在纳米比亚制造一种虚假的解决方式，追根溯源是由于南非入侵安哥拉遭到了败北。而后风云变幻：最近津巴布韦爱国力量在罗伯特·穆加贝同志领导下取得了辉煌胜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纳米比亚和南非本土的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不断发展。这一切使得南非政权加倍疯狂地重新推行新殖民主义策略。其中某些帝国主义大国起到了很大作用。

1976年1月安理会通过第385(1976)号决议，规定举行自由的公正选举。

(马卡提尼先生)

南非拒不接受，反而宣布在纳米比亚举行假选举。为了寻求它自己的穆估雷瓦，南非政权拼凑了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把它称为纳米比亚人民宿愿的代表。1977年4月它同意据称是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提出建立所谓国民议会的建议，并宣布1978年12月举行它自己的选举。

美利坚合众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慑于人们一再提出要对南非执行强制性经济制裁的呼吁，于是要求联合国给他们一个机会与南非协商，使其接受联合国监督 and 控制的选举。1978年4月，该政权宣布接受这项方案。但同时，它却对西南非民组和其支持者进行了最为残忍的镇压。安哥拉的卡辛加遭到袭击，800多名手无寸铁的男、女、儿童难民遭到杀害。上周坦桑尼亚外交部长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情况。

1978年12月该政权在纳米比亚逼迫人民在枪口下进行了选举。可想而知，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赢得了所谓选举的胜利，这就公开违抗了1978年9月安理会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接踵而来的是提出接二连三的理由，为其不履行为执行第439(1978)号决议的联合国方案进行开脱。自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使我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主要动机是给南非以喘息的机会，以使它在纳米比亚为进行侵略站稳脚跟，然后对纳米比亚人民、对西南非民组、对前线国家，尤其是安哥拉和赞比亚，发动穷凶极恶的进攻。

今天，由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把持的“国民议会”已换头换面成为独揽行政大权的所谓部长会议，这就为单方面宣布独立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由纳米比亚非法占领者扶植的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不过是个非法傀儡实体。因此企图让它来安理会发言不过是与单方面宣布独立这一策略相配合的，为其赢得国际承认的一种宣传攻势。

安理会成员和不结盟运动的发言人收到雪片般飞来的申诉，请求他们不要被那种所谓人之常情的失望心情所左右。有人规劝安理会放弃《宪章》中设想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有人告诉我们不要采取顶牛的方法，还是应该继续规劝。当然没有人问过我们为什么不使用联络小组有诺言在先的制服南非的集体作用。

(马卡提尼先生)

在这样一次严重的背信弃义后提出上面这些申诉等于让西南非民组、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赞同一项迅速发展的阴谋，其目的在于阻挠纳米比亚的解放、便于颠覆和侵略前线国家，而且必须将这些国家的合法政府推翻，以傀儡政权取而代之。这些申诉是在种族主义代表发表了蛮横的和恐吓性的声明之后提出的。这个代表所谓声言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早日获得国际公认的独立完全是言不由衷，还不如说他是在反对联合国为同一目的所提出的方案。该政权那位寡廉鲜耻的代表满口花言巧语。他高谈举行普选，而南非二千三百万居民被长期剥夺选举权，住在自己土生土长的祖国却如身在异国他乡，大谈纳米比亚国际公认的独立，而实际这一政权却在策划班图斯坦式的独立。富里埃先生是骗不了人的。

南斯拉夫联邦外交部长曾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他说：

“将纳米比亚问题说成东西方对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南非的阴谋，意在利用当前的国际紧张局势来延长它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和对南部非洲的控制。”

(S/PV. 2270, PP. 57和58-60)。

的确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把戏，这个阴谋事实上是和该政权镇压性的立法制度相吻合的。该立法制度把任何目的在于在南非实现社会、政治或经济改革的活动都说成是促进共产主义的活动。但这里还有两个引起关切的因素。

南非将反对种族隔离的合法斗争说成是受到了外部某种神秘势力操纵，其用心是借此妄图孤立民族解放运动。但这种陈旧的伎俩早已为世人所摒弃。因此至今都没有造成什么大的问题。因为毕竟所有压迫人民的政权，不管是法西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或是帝国主义性质的，都曾在不同时期感到处境孤立或凄惨的失败。而乞怜于徒劳无功的手段，企图阻挡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民族斗争的蓬勃发展。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其它领土都发生过这一情况。在纳米比亚和南非，情况也一直如此，而且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象黑人天生地就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好象由于黑人被外国抢走了土地，剥夺了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他们就必须跟在美国人民和其它人民的后面，拿着枪杆子为独立和自由而

战。

参加这次辩论的几位部长无疑还记得，仅仅在昨天他们还象西南非民组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一样戴过恐怖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就是乔治·华盛顿也会象罗伯特·穆加贝同志一年前所做的那样，对这些宣传嗤之以鼻。

但是今天使我们感到关注的是，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所采取的立场日趋吻合。比勒陀利亚把自己描绘成波斯湾矿藏的保护人和抵御所谓共产主义在非洲传播不可或缺的堡垒。而华盛顿大谈在战略上取得了协商一致的意见，要反对“所谓解放运动”、恐怖主义分子和苏联代理人。最近罗那德·里根总统阐明了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之间意见日益吻合的这种情况。他隐晦地说，美国不能放弃南非这样一个在所有重大战争中与美国并肩战斗的国家。

对此，4月15日《约翰内斯堡明星周刊》这样报道说：“毫无疑问，里根先生是想和南非改善关系。他对南非这样一个昔日坚强伙伴颇为恋恋不舍，而且深深认识到南非作为一个国防矿产品供应国的重要性”。《明星周刊》还指出：

“南非的反共言词对国务卿黑格先生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也象他昔日的恩师基辛格一样，是从东西方关系的角度来看待南部非洲问题的”。

尼克松政府期间，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了臭名昭著的第39号备忘录。该备忘录提出的论点是，美国必须与南部非洲的白人站在一起，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现实可行的选择。4月4日《新政治家》周刊回忆到上述情况时说：

“12年之后的今天，里根政府面对两种选择，举棋不定。一种是在非洲领土上发展美国的势力，以扭转昔日政治上和军事上一蹶不振的局面，推翻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政权，根除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民组运动，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它南非的解放运动。第二种是在争取实现上述目标时，美国避免公开露面，躲在幕后。但是这两种选择的区别只不过是愿不愿让南非充当马前卒的问题。”

《新政治家》周刊还讲，“里根政府的官员认为……沃尔维斯湾无疑是南非的领土”还讲，

(马卡提尼先生)

“华盛顿告诉南非人和紧跟在情报官员之后到达华盛顿的纳米比亚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首脑德克·马吉，他们应该尽量拖延谈判，以便争取时间，把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扶植成为一个可与西南非民组相匹敌的竞选势力。”

另一个使人感到严重关切的因素是比勒陀利亚与华盛顿在将南非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体系这一问题上，立场日趋吻合。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国防部长马格纳斯·马兰曾是前任总参谋长，是堪萨斯州利文沃思堡美国陆军司令部总参谋学院的毕业生。他最近公开表示，令他满意的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此问题采取现实态度。令人特别感到不安的是，马兰这一讲话是比勒陀利亚政权外交部长博塔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隆斯先生在欧洲见面之后不久发表的。

但更为令人不安的一家南非报纸发表的一份报告，而这家报纸一向是反映该政权的想法的。该报告说：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成员国越来越感到惊恐不安，战略家们也感到，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身因为南非声名狼藉而不涉足这个关键地区，那么那些在该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就得自负责任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要郑重提出警告，我们要提醒的是，将纳米比亚人民为使那块被非法占领的领土非殖民化而进行的斗争拉入东西方冲突之内，这一计划周密的企图必然会带来许多危险。同样，那种将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 and 非洲人国民大会说成恐怖主义分子，或苏联的代理人的企图也是危险的。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因为人们还记得，仅仅在两年以前，国际社会才一致通过了声援战斗中的南非人民的《宣言》，在《宣言》中各会员国都曾经承担义务，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干预支持或保护种族隔离政权。虽然有人争辩说决议和宣言并不解决问题，但我们的愚见是，第435(1978)号决议、声援战斗中的南非人民的《宣言》，以及关于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宣言》对世界绝大多数人类来说，仍旧是指导国际关系、不让弱肉强食原则横行霸道的重要文件。美国《独立宣言》曾动

(马卡提尼先生)

员起全世界对于美国人民合法的独立斗争的支援。这一宣言就属于这类重要的文件。

有鉴于此，所以对于报告中说的5月4日在罗马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将把纳米比亚这个殖民主义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做为会议讨论的主题，我不得不说，我们深表怀疑。

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阻止一切使纳米比亚问题脱离联合国范围的企图。因此，我们要求重申第435(1978)号决议，不要再增加，也不要再搞什么单独的修正案。因此，我们要求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立即对南非加以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继续战斗。权力属于人民！

主席：感谢马卡提尼先生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讲的友好的话。

这次会议发言到此结束。安理会下次会议将于明天(4月28日)上午11时举行，继续审议“纳米比亚局势”这一项目。

会议于下午1点10分散会。